

太白文艺出版社
TAIBAIWENYICHUBANSHE

WUHUASHI

WUHUASHIZHIMENG

五花石之梦

丁国昌 著



五花石之梦

丁国昌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花石之梦/丁国昌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605-948-2

I. 五...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141 号

五花石之梦

丁国昌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长安印务总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4 插页 568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05-948-2/I·817

定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100)

内 容 提 要

“五花石”是个地名,在陕西省西乡县境内的汉江边儿上。新建设的阳(平关)安(康)铁路从这里横跨汉江。于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一群修建汉江铁路大桥的工人、民兵,怀着各自的梦想和追求,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满腔热血乃至宝贵的生命,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慕可叹的人生悲喜剧。本书历史地再现了那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岁月,精心塑造了全有良、刘明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颂扬了艰苦创业和勇于奉献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人生旅程的艰难和生活的沉重。特定政治背景下的火药味,普通百姓的人情味,陕西地方的风土味和秦巴山区的野味,是本书贯穿始终的特色之一。

一九七〇年深冬的一个夜晚。

在阳（平关）安（康）铁路城固大桥工地上的一间大宿舍里，来自陕西关中农村的三十名新工人，在两排大通铺上拥挤着、嬉闹着、抱怨着、咒骂着渐渐进入了梦乡。尽管此时工地上那台混凝土搅拌机仍在不歇气地、刺耳地、疯狂地、气急败坏般地咣当着，尽管那响声震荡得整个房子都在颤抖，但小伙子们像是集体发了誓似的，谁也不予理睬，谁也不为所动，一个个硬着脖子，顽强地、不顾一切地打起了响亮的鼾声，让人觉得这里不是一屋子人在睡觉，而是一群猛兽在呼号着、蜂拥着冲向一个新的天地。

但是，三天来出尽了风头，在新工人中崭露头角，在领导和老工人中也引起了高度重视甚至是不大不小的振动的全有良，此时却严重失眠，无论如何也睡不着。

他没有表，不知现在是什么时候。但凭着直觉，他估摸离凌晨一点不远了，或者已经过了。他于是急躁起来，甚至很有些恼火。因为他必须尽快入睡。对他来讲，此时此刻能抓紧时间美美地睡上几小时，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了。这是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也许是三个、四个、五个，他说不清，总之是天亮之前，他就要离开这间屋子，去跟一群老工人一起投入到一项惊心动魄的工作中去。准确地讲，那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完全意义上的战斗，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为了保证他届时有充沛的精力和体

力，他此时必须抓紧时间休息。其实，就是不为明天，他也该美美睡一觉了。因为，三天来，无论是在火车上、汽车上，还是在阳平关的短暂停留和在城固大桥工地上一整天的新工培训会上，他的神经一直是高度紧张着的，他的大脑一直是思索和运动着的，他确实是很累了。此时此刻，他一阵阵地感到头昏脑涨，口鼻发干，在睡不着觉的同时，又感到筋疲力尽，难以支持。

他狠毒地骂了自己一句，强迫自己入睡。

这个二十二岁的高中毕业生，许是从在家乡担任生产队长的时候起，或者是从六六年大串连步行奔延安、上北京、下韶山的时候起，或者是从组织战斗队造反夺权的时候起，就有了失眠的习惯。因而，对付失眠，他也有自己的绝招儿。他的第一个绝招儿是出去小便。不管天有多冷，夜有多深，生地熟地，也不管有尿没尿，只要睡不着，就起来往外跑。跑出去憋一口气排出去几股或几滴，然后不顾一切地跑回去钻进被窝里，趁着这一出一进一冷一热的慌乱和刺激赶忙去睡。好像脑海里那些死活赶不走的东西靠着那尿液便送走了。又好像这一出一进便是一次入睡的机会，便是治疗失眠的一个疗程。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再也折腾不起，成了一摊烂泥为止。第二个绝招儿是坐起来看。而且是睁大了眼睛，不动脑子，漫不经心，似看非看，傻里巴叽地看，直看得眼困头晕，眼皮打架，心里没了一切，成了植物人，然后突然中了子弹般地往下一倒。一下不行再来第二下、第三下，直到入睡。

平时，这两招儿都是非常灵验的。可是今天不行。拿第一招儿来讲，他刚跑了一趟就撑不住了。因为，河道里风太大，异常寒冷，一出门就把人冻成冰棍儿了。而且，工地上有人上班，都穿得很厚，看不出男女，他不敢出门就尿，要跑长长一段路到一堆石头背后去，由于出奇的冷，不要说排尿，浑身抖得连小便都抠不出来。再加上在家睡的是热炕，无论外面多冷，一旦钻进被

窝便暖暖和和的有了睡意，而这里则不同，这荆巴墙抹泥巴搭成的房子，筛子般浑身有眼儿，临时住人又没炉火，冷冰冰的跟外面差不多，从外面进来老半天都暖不热，哪里敢跑第二趟？第二个绝招儿也不行。因为这大通铺搭得不牢，翻个身便咯吱吱响，而且每个人只有一肩宽的地方，坐起一次，稍不留神就撞了左邻右舍，因而不能像中了子弹般地往下倒，而要轻轻地，招前顾后地往下躺，也就产生不了那种失去知觉死了一般的效果。

他生气了，决定不再作任何努力。“豁出去了！不睡了！看你全有良能有多大精神，你能把眼睛睁到天亮才算本事！”他在心里发狠。

但发狠过后，仍然是头昏脑涨，仍然是想睡睡不着，仍然是无休无止地急躁和谋乱。

他诅咒失眠。可他又怎能不失眠呢？明天，实际上是几小时以后，他就要和另外一个新工人马玉奇一起随同一连三排排长王志平到汉江里放木筏了。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是阳安线开工以来惊动全线几十万筑路大军的壮举。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死考验。别说是他这个刚参加工作三天的铁路工人，就是在汉江边儿上长大的陕南人，就是长年在汉江里刨食糊口的船工们，提起汉江里放筏都是要咋舌头的。况且，截止现在，他还没有见过汉江，没有见过筏子，脑海里只有各种各样的想像，只有那创英雄业绩的诱惑与葬身汉江的恐惧。他怎能不失眠呢？同路来的张虹飞和向军兰都私下里苦口婆心地劝阻他：别脑子发热，汉江里放筏是历史上少有的，是死过人的。向军兰甚至流着眼泪给他说：“如果真的把你淹死了，我们回去咋给你妈说呀？”他怎能不失眠呢？参加工作以前，他只是在泾惠渠里和泾干湖里游过泳，泾河虽说离他家不远，可他始终也不曾去河里洗过澡。这汉江与泾河相比，不知要凶猛多少倍哩！再加上正值冬季。他怎能不失眠呢？白天在新工人学习班上，当着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们的面，他一口豪气冲

牛斗，把生死抛在了九霄云外，不止一遍地声称自己不怕死，愿为革命献身，为阳安铁路献身。但此时已夜深人静，与那群情激昂的会场相比，换了世界一般，心里岂有不怕之理！“谁不怕死！谁不怕死站出来让我全有良见识见识！”这是他心里的话，他明白此话是为自己的胆怯和贪生怕死辩解。尽管如此，他在心里仍然对自己说：“我不能死！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供到高中毕业，是容易的？一家人都指望我当了铁路工人挣大钱哩，谁愿意让我去死！我若死了，父母亲怎么办？他们怎么往下活？再说了，我刚长大成人，刚到了该成家立业过日子的年龄，往后不知有多少人生乐趣在等着我哩，如果这时候我突然死了，该有多亏！还有，我是独苗，村里人说绳从细处断，我岂能不防！岂能不怕！别说是和平年代，就是在战争年代，如果不是被逼上了绝路，没有了退路，恐怕连黄继光董存瑞也不会去死的。”

话虽如此，但他心里更加明白，他全有良已经是箭在弦上，如何收得住？这上筏的任务是自己拍着胸膛发着誓言排除各种阻挠软缠硬磨从领导手里要来的，现在如何退得下来？再说了，那个小乡党马玉奇是受了自己的影响才同时提出上筏的，现在人家都不退，自己如何退得了？何况马玉奇比自己小好几岁哩。

他终于横下心来。

“你怕啥哩？”他问自己：“人家王志平不是人？几十名放筏的老工人不是人？他们敢去你全有良为啥就不敢去？难道你全有良一上去筏子就翻了？你全有良就那么倒霉？怕什么？不能怕！怕处有鬼，越怕越容易出事。自古以来，哪个成大事的是贪生怕死的？不说别的，共和国十大元帅和那么多的将军，哪个不是枪林弹雨里洗出来的？”

他心里坦然了许多。

“想我全有良，大串连时带着长征队徒步上北京、下韶山，何等的神气！大辩论时背着水壶在大街上滔滔不绝舌战群儒，何

等的洒脱！大造反时领着几千人的队伍进县城游行，何等的威风！我全有良啥时候退缩过？就是在文攻武卫期间，子弹刮风般在头顶上飞，我还不是过来了？难道这次我能退缩？”

他咬着牙鼓励自己：“我要去！越是别人不敢去；我越是要去！我全有良要出这个风头！要逞这个英雄！我要一参加工作就跟别人不一样，我要去立功表现。在学校里，在大造反成立革委会期间，在生产队里，我都没有干出名堂，我要在这修铁路的桥梁队里干出名堂！我要一鸣惊人！我要打响这第一炮！”

他想起床做做出发前的准备，却又怕影响别人休息，就睁着眼等着，等王志平来叫他。

但是，待王志平来叫他时，他却睡着了。还是张虹飞先醒来，叫醒了他和马玉奇。

临出门，他郑重其事地跟张虹飞握了手，算是道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人握手，出了门就觉得很有些滑稽。

王志平领着他俩来到彩门外，见一辆解放车上已经站满了人，一个个都穿得厚厚的，背着背包，戴着棉帽子，有的还捂着大口罩。许是因为天冷，或者是此时还没有完全睡醒，就见满车人都不说话，默默地站着，没一点儿声音，像一车木头桩子。见王志平过来，司机就高声问：“到齐了没有？”王志平也不搭话，伸手拉开驾驶室的门，逼着全有良和马玉奇坐进去，又把他俩的行李扔到车上，才命令发车。

这司机是急性子，王志平话音刚落，车轮子就动了。全有良就担心地说：“排长还没上车哩！”司机却说：“不管他！王志平狗日的，快得跟飞贼一样，慢说是汽车，火车也能扒上去。”

从桥工地到洋县小码头，还有几十里路，虽然是夜晚行车，但司机性急，车速就很高，车身也颠簸得厉害，上面站的人就不再沉默，一阵阵地大呼小叫，还有人用力拍打驾驶室，要求减速，司机却不理，照样飞驰一般，好像预谋与大家同归于尽。于是，

上边便二蛋长二蛋短地骂起来。

到了汉江边上，天仍然是黑洞洞的。汉江更是黑洞洞的，只能听到阵阵深沉的涛声。全有良忍不住悄悄问马玉奇：“你怕不怕？”马玉奇看着他的脸，认真地说：“你怕不怕？你不怕我就不怕！不是在你跟前吹牛皮，只要你敢打头，我就敢打二！刀山火海都行！”他听了，心里暗说：“这家伙是个杆子。”

他们这次共放八只筏子，为了安全，王志平把全有良和马玉奇都安排在自己的头筏上。趁大家做准备的机会，全有良小心翼翼地把筏子详细摸索了一遍。筏子是用两层杉木杆子绑扎成的，约有四米宽，十五米长，看上去宽宽大大的很结实。这是桥梁队在山区便道尚未打通的情况下，为尽快奔赴位于西乡县五花石的汉江大桥工地而特制的。这种似船非船的东西，一次可运载二十吨左右的建筑器材，八只筏子连同绑扎筏子的杉木杆，大约有二百吨，相当于五十辆解放车的运力。因此，汉江放筏的成功，不光是为国家的三线建设争取了时间，也节约了大量的运输资金。为了安全流放，筏子前后设两个棹位，各站一人掌握着长长的既像舵又像槽的木棹。另外，每只筏上还有两人各掂一根长长的竹篙像船工一样站在筏子的两边。刚上筏的全有良和马玉奇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为了争取时间，东方刚刚放亮，朦胧的夜色尚未完全退净，王志平便带着筏队出发了。

这是一个极其秀美而壮观的场面。由于这一段江面宽阔，水流平稳且没有急弯，八只筏子便很温顺，很整齐地在江心里顺成了长长的一串。加上各筏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筏子背负的货物高低错落有致，更加上王志平的头筏上的那台柴油发电机的机头上插着一杆迎风飞舞哗哗作响的大红旗，远远望去，整个筏队犹如一条线条流畅，蜿蜒起伏，怒气勃然，活灵活现的长龙。在这长龙的背上，三十二名年轻的放筏工人个个精神抖擞，神采

飞扬，动作熟练，配合默契，十六根竹篙左挡右拦，十六根棹杆时隐时现，更为长龙平添了无限的潇洒和雄壮。

也许是受这场面和气势的感染，筏队刚转过一个大弯，便有人扯开嗓子唱起来。

王志平不会唱，歌不会唱，样板戏也不会唱，却爱听别人唱。在筏子上，只要有人唱，不管唱得好坏，他都是一声不响地静静地听。而且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兴奋。今天也不例外，听到后边有人唱，他就回头对全有良说：“我听说你是高中毕业，肯定是会唱歌的，你唱，不管唱啥都行，胡乱喊几声也行。”

全有良此时正一手掂着长篙，一手紧紧抓着捆绑发电机的大棕绳，两脚站在筏边上一动也不敢动，两眼东看西瞅地四处观察，哪里有心思唱歌？听到王志平的话，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不行，唱不好。”

王志平已看出了他的紧张，故意轻松地说：“我给你说，不管是歌是戏，在宿舍里唱，在大饭堂里唱，在舞台上唱，都不如在筏子上唱好听。说句难听话，站在筏子上，就是学两声狗叫驴叫，都是好听的。你说为啥？”

全有良说：“因为这峡谷幽静，有回音，有共鸣。还因为唱歌人放得开，不拘束。”

王志平却说：“叫我说是因为这水面上有湿气，声音发出来湿漉漉的有水气，不信你仔细听，是不是绵绵的像流水一样？”全有良认真听了听，果然有点儿像，就说：“你在筏上听得多了，就听出门道儿了。”王志平就笑着说：“可惜我不会唱。”

看着王志平一边轻松自如地操着棹杆，一边悠然自得地听人唱歌的样子，全有良的心情也逐渐松弛下来，多少有了一点儿不过如此的感觉，慢慢地把抓棕绳的那只手松了。但那两只脚仍是不敢轻举妄动。

说心里话，从昨天下午被批准上筏以来，全有良从内心里对

汉江，对筏子以及对王志平都有一种神秘而遥远的感觉。尤其对王志平，队上的大小领导和工人们，都对王志平那么敬重，那么佩服，让人觉得他很有些神圣，很有些英雄色彩。正因为这样，他全有良才向队党总支和革委会写了请战书，要求并发誓要赶上这最后一趟筏子，要亲眼见识见识王志平。但现在，在他的眼里，这位放筏英雄也极其平凡。他中等个头，很瘦，肩膀也不宽，看上去给人的感觉不是很有力气和闯劲儿，而是属于精明强干、干净利落那种人。他最特别的，大概就是那两只不算小的眼睛和两道锐利的目光了。但是，不管咋说，这个安康小伙儿确实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当初是他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领着几名水性好的青年人放下了第一只筏子，用总支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金川的话说，是他把汉江放筏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正因为此，他不但在全阳安线名声大振，成为全线十大典型人物之一，而且英雄事迹多次在省报省电台上报道。他还出席了全省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同时，他的神奇还在于，外单位为放筏死过人，而他的筏队在此之前已经是十六次安全流放了。不服他行吗？于是，全有良开始注意王志平的一举一动，认真观察并暗自模仿他的一招一式。全有良决心要把王志平的放筏技术学到手，虽说这是最后一趟筏子，但他想成为放筏的一把好手。

他开始主动请教了，不断地向王志平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王志平自然是很耐心地指导他。为了让他完全放松，王志平让他放下竹篙，到前头来和自己共同掌握前棹，并教他如何观察水流和选择水道。

和他相比，马玉奇好像更轻松一些。

已经出发近两个小时了，还不见太阳出来。此时河道里虽然没有风，却出奇的阴冷。两岸的山峰越来越显得高峻，峡谷也越来越显得静幽了。而且，河道里慢慢布下乳白色的雾来，就像天上的云突然压下来，不到抽支烟的功夫，这雾便压过山腰，笼罩

了江面，进而轻纱幔帐般把筏子和人都裹了起来，使人有了一种向上升腾的感觉。人的视线也逐渐缩短，最后连后边的筏子都看不见了。王志平高声吆喝着往后联络，要求大家减速慢行，避免撞筏。后面的人也都喊叫起来，从声音上判断着相互间的距离和位置。

王志平让其他三人都坐下来休息，由他一人掌握着筏子往下漂。他说他能感觉出来筏子离左右两岸的距离。听了他的话，后棹上的许二斗把棹杆压平固定好，就和马玉奇一起到前头来了，三人都坐在王志平脚边，一边闲扯，一边观看前面的水流。

突然，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扑通一声顺筏边砸进了水里，水花溅了三人一身。四人都着实吃了一惊。马玉奇惊慌地问：“是不是山坡塌了？”王志平紧跟着说：“不可能，山坡塌不会只有一块石头。”许二斗也说：“山坡离这儿远着哩。如果真是山坡塌了，一下子就把筏子盖了，把咱四个砸死了，哪里还能说话？”全有良就说：“天上不会掉石头，肯定是从山上飞过来的。说不定上面有人，听见咱在下面吆喝，就故意打下来，说不定是坏人搞破坏哩。”

全有良话音刚落，果然听见左岸的迷雾中传来一声尖利的吆喝，后音拖得长长的，很难听。接下来便是所谓的唱了。王志平就说上面有人，肯定是放牛的，在唱山歌，刚才那石头肯定就是这家伙扔下来的。许二斗听了，扬起头朝上喊道：“喂！下面有人，石头把人打了！”

上面不唱了，却朝下喊道：“我当有鬼哟！”言毕又唱了起来，没事一样的。

“是个女娃子，姑娘。”王志平说。

许二斗却说：“不是姑娘。姑娘娃哪有这么狂？结了婚了，油腔滑调的，把男人不放在眼里，大大咧咧的。”

全有良就说：“刚才那一下真危险，咱三人挤得这么近，她再

鼓一点儿劲，准能打住一个头。说不定还能打住两个头哩。可恶！如果咱今天死到她手里，就把人亏死了！”

待他三人松弛下来，王志平问全有良：“你说刚才那女人唱得咋样？好听不好听？”有良不假思索地说：“当时把人都吓傻了，谁有心思听她唱？叫我说她不是唱，是叫唤哩，就像丛林里的野兽叫唤一样，把人的耳朵能挂流血，有啥好听不好听的！”王志平是陕南人，听了他的话，心里不快活，就说：“你没听过陕南山歌，猛一下听不惯，就觉着难听。”许二斗就接着说：“就是，你没听惯，听不出来。我当时就听出来了，是山歌，我听牛旺发唱过那一段。其实，她唱的好听着哩。这个女人，虽然结了婚，说不定还长得漂亮哩。”

“漂亮个屁！”马玉奇忿忿地骂了一句。

全有良也骂道：“女二槓子！绝对的！”

王志平笑了笑，把话题岔开了。

大约一小时后，雾开始退了。江面便像一根富于弹性的皮条在慢慢拉长，两边的山峰也渐渐清晰起来。王志平发声喊，小伙子们又猛撑起篙来，筏子便飞了起来。

太阳终于出来了，先是从云缝里艰难地挤出一丝丝柔和的光线，射在峡谷北侧的石头和树丛上，形成一道道一隐一现的动感的光影，像是一群袋鼠在跳跃。进而这一丝丝的光线在变粗变强，最后形成肉眼不敢观看的白茫茫的一片，于是，整个峡谷都升腾起暖洋洋的白光来。在阳光的照耀下，一江碧波闪着一道道、一层层映着两岸山色的粼粼幽光，活像一条轻飘慢展的绸带。在这条绸带的烘托下，两岸的苍壁以及苍壁间那墨绿色的灌丛，嫩黄色的小花和老红色的野果，连同山根下那一群群黛青色的卧石，一时间都如梦方醒般地焕发出一派勃勃生机来，郁郁葱葱的颇有几分春意。

全有良的心情渐渐舒展开来，他此时已能够像王志平那样在

筏子上放心大胆地行走了，已经能潇洒地撑起那长长的竹篙了，对于汉江和筏子的恐惧感也基本上消失了。因为此时到处都是明光光亮晶晶的世界，他站在筏子上能看清江面上和两岸山坡上的一切，在他的视野以内没有了任何感到威胁和恐惧的东西。尤其是在这半天的航行里，老工人的无所畏惧和泰然自若感染了他，八只筏子的平安无事鼓励了他，和煦灿烂的阳光使他感到今日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感到眼前仍然充满了吉祥和平安，感到脚下这筏子异常的坚固和平稳，并非想像中的时刻都会倾覆和解体。所以，他此时已经有心思来观赏眼前这一江两岸的美好景致了。

他一路欣赏着，赞叹着。他是关中平原上长大的，他的家乡的北部有山，也有泾河，但都距离他家较远，他都不曾去过。在大串连的长征路上，他虽登过山，也蹚过河，但那时候是被艰难的行程和极度的疲劳、恐惧和焦虑搅扰着，哪里有眼前的轻松和惬意？哪里有群山和江河像长了腿一样乖乖往后退的动感和快感？所以，他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很美。他想起了唐朝诗人王维在《汉江临眺》那首五言诗里赞颂汉江的诗句，潜心领略着古人眼里“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江的浩渺和山的神奇。

他想起了毛主席“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名句，心里不觉有了些许的冲动和无限的感慨。“祖国的山河真是太美丽、太壮观了！”他心里赞叹道：“广袤数万里，上下五千年，在伟大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间，不知留下了多少文人墨客的才华和智慧，不知留下了多少志士英雄的鲜血和生命，也不知留下了多少欲有所为者的思索和追求，更不知留下了多少虚度春秋者的感伤和悔恨。大自然是壮美的，更是永恒的，它用自己永不闭合的眼睛，目睹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各种生命的起始终结，它是一位前知千载后知万年的智者，更是一位千秋功过是非曲直的见证人。和它相比，生命是短暂的，渺小的，平凡的，犹如荧光闪烁，一瞬即逝。但它又是最最公正无私的，无论多么短暂、

渺小和平凡的生命，只要从它眼里划过，就会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和印证。既然如此，我全有良将要给它留下什么呢？我全有良算不上英雄，更不是什么奇才，我没有赶上战火纷飞的时代，没有机会去争当将军和元帅，但我既然来到了这人世上，就应无所畏惧地去拼去闯，去洒一腔热血，去创一番业绩，去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毛泽东时代！”

此时，他两眼放射着晶莹的神采，脸上浮现着胭脂色的光环，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热的火焰。他觉得浑身热辣辣的有使不完的劲。

正当中午，筏队到了绵羊滩。

“绵羊滩”这名字，是王志平起的。因为这约一公里的河道，江面宽阔，水流缓慢，水深不足一米，最浅处不足五十公分，没有波浪，驯服温顺得像一只老绵羊。在夏日里，这里也许是人们戏水游玩的好地方，可对于冬季放筏的人来讲，却是一道令人恼火的难关。因为筏子是用杉木杆扎成的，加上背负着沉重的器材，吃水很深，筏底往往是紧擦着河床走。这时候撑篙就非常吃力，有的地方根本就撑不动，非下去推不可。早上他们在黎明前出发，就是为了在最暖和的中午到达这里。

王志平让全马二人继续撑篙，自己和许二斗把前后棹都悬起来，然后双双脱鞋下水，一口气推了五六十米。

全有良站在筏上，感到自己在用力往前蹬筏子时，筏子不是往前走，而是往下沉。他往后一看，后边筏子上的人此时都在水里推。他明白了，这是排长照顾他和马玉奇，是怕他俩头一天上筏受不了这江水的冰冷。看着排长和许二斗吃力的样子，他暗暗责备了自己一句，然后咬着牙下了水。见他下去了，马玉奇也忙丢了篙往下跳。

由于江水太浅，也就冰得刺骨，凉得透心。全有良没有吃过这种苦，觉得每一脚下去都像针扎一样的难以忍受，而且这种隐痛能顺着脚板儿一直爬到内心。他一会儿跨着大步，让出水的这

只脚在外面多暖和一会儿，一会儿又换着小步，让在水里的那只脚快点换上来。这时候他才知道，平时在马路上行走也是一种幸福。推了一阵子，尽管他觉着身上在冒汗，但双脚和小腿肚子却疼得厉害。他几次想建议上筏子暖和几分钟再下来推，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此时大家都在推，连比他小四岁的马玉奇都在推，马玉奇不叫苦，他如何张得开口？于是，他咬紧牙关坚持着，心里暗暗地，喘气般地干哭了一声。他此时才完全相信，昨天下午马玉奇在新工人学习班上声称自己在泾河上撑过渡船，替过河人押过骡子和牛，还在泾河发洪水时捞过洪水冲下来的木料和家俱的话是真的，不是吹牛。他从内心对这个十八岁的小乡党有了几分佩服。

终于，王志平发了话，让大家上筏休息一会儿，谁也没有客气，都火速上来了。王志平拿来自己和许二斗的皮大衣，让全马二人把脚伸进大衣袖子里暖着。马玉奇望着天上的太阳说：“我妈死得早，我们家穷，我从小长到大，年年冬天都穿不暖和，手脸都冻烂。所以，我从小就爱太阳。一到冬天我就想，如果没有太阳，我马玉奇肯定是冻死了。说心里话，我总怕太阳在天上转来转去，万一哪天转丢了，就没有我活的路了。”许二斗就说：“如果太阳转丢了，大家都活不成了。”全有良听了，就安慰二人说：“你俩放心，太阳不会转丢。因为太阳是恒星，是永远也不动的。”马玉奇不信，就说：“咋不动？眼睁睁地看着动哩么！”全有良又说：“不是太阳动，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哩。”

许二斗却说：“你说的不对，明明是太阳围着地球转，你咋能说地球围着太阳转！”

初次见面，不好抬杠，全有良就笑着说：“这不是我说的，是科学家说的，是老师教的。”

许二斗就说：“科学家也有胡说八道的时候！马玉奇，你说，谁围着谁转哩？”